

## 致 讀 者

亲爱的讀者：

为了配合我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我們已先后出版了《血泪春秋》《工人家谱》《告状恨》《亲与仇》等几本贫农家史。这些家史，着重揭露了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反动统治阶级是怎样压迫和剥削广大贫苦农民的。

《血与火》这本贫农家史，则着重反映在旧社会反动政权、反动阶级的血腥迫害下，贫苦农民是怎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我們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活生生的、可歌可泣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场面。

俗話說：“物極必反”。這些貧苦農民的反抗鬥爭，正說明了這個道理。在舊社會，地主惡霸，土豪劣紳，歷來依仗權勢，踐踏農民，農民忍無可忍，才起來進行反抗。這完全是反動統治階級逼出來的。

睢縣的崔登煥一家，在舊社會的摧殘下，餓死的餓死，凍死的凍死，累死的累死，逼死的逼死，一家人幾乎死絕。他自己也被地主惡霸逼得東奔西跑，無處存身。這世世代代的深仇大恨，逼得他不得不起來進行反抗。

鄧縣景營村的貧苦農民，受盡了惡霸地主景相雲的種種折磨和迫害，在這種情況下，貧農景雲貴才率眾抗暴，和惡霸地主景相雲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激烈鬥爭。

澠池縣的李鐵矛，也是在惡霸地主逼得生死無路的情況下，才殺掉了他的生死對頭。

這些家史告訴我們：不管反動階級如何凶惡殘暴，貧苦農民決不是任人宰割的綿羊，他

們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們必然要起來進行反抗。雖然，在自發的反抗鬥爭中，會受到反動統治階級更殘酷的階級報復，付出更大的犧牲，但是，它卻反映出被壓迫階級寧願站着死、不願跪着生的高尚品質。

今天，世界上還有帝國主義存在，還有各國反動派存在；我們國內，蔣介石殘余匪幫還盤踞着台灣。這些地區的人民，還在遭受着種種苦難。因此，我們一定要繼承和發揚老一輩的敢于反抗、敢于鬥爭的革命精神，繼續向這些牛鬼蛇神進行堅決的鬥爭，為實現全人類的最高理想——共產主義而奮鬥到底！

編者

一九六五年六月

## 目 录

英勇不屈.....	( 1 )
血与火.....	( 17 )
以牙还牙.....	( 35 )

# 英 勇 不 屈

中共睢县县委宣传部整理

## 仇恨的种子

远在童年时代，在崔登焕小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那时，人老几辈的悲惨遭遇，经常在他脑子里翻腾，使他从小就恨透了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地主老财。

崔登焕的祖上，原先住在河南长垣县兰同集的黄河滩上。有一年秋天，滚滚的黄水漫过了兰同集，吞没了许多农民的生命财产。崔登焕的曾祖父好容易在惊涛骇浪中抢救出了妻儿老小后，就领着一家人，沿着残堤，踩着稀泥，一步一陷地逃往他乡去了。

不知走了多少天，一家人来到了睢县郭八村。为了糊口，崔登焕的曾祖父想租几亩地种，可是地主们一看他穷得一无所有，一家人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就把嘴一撇，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的地是打粮食的，不是叫人摆弄着玩的！”结果，几家地主都不

肯把地租給他种。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有地种的农民还不能保命，靠要飯怎么能活下去！不几天，崔登煥的曾祖父和曾祖母便先后餓死在破庙里。

又过了几年，崔登煥的祖父不知踩了多少門檻，說了多少好話，总算租种到了蔣辛庄大地主蔣亮西的几亩地。从此，一家人終日在风里雨里滾来滾去，盼望着能有碗安生的稀湯喝。

說起蔣家大地主，真是惡貫滿盈，人人痛恨。蔣亮西的上一輩在清朝末年和軍閥混战时期就曾当过大官，仗着有权有势，霸占了二三十頃好地。蔣亮西的大儿子蔣道生，娶了五房姨太太，終日吃喝玩乐，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仅他家喂养的鶴鶩、狗、猫就有三百多只；每天喂养狗、猫的肉，就得一百三十多斤。蔣家門前阴气森森，恶狗成群，見人就咬，誰也不敢从他門前过。

蔣家地主剝削佃戶的花样多得很，除了一般地租剝削以外，粮食打下来，先得抽十分之一的“数子粮”，然后才能分，再加上扣除这样那样的“欠債”，分到佃戶手里的已經是很少很少的了。此外，蔣家地主还規定：每逢八月十五、正月初一两个节日，佃戶家每一口人都得送一只母鸡，这叫送“地鸡”。崔登煥家人口多，一次就得送一二十只。有一年，因为

“地鸡”繳不上，崔登煥的祖父被毒打一頓，关了起來。後來，求親托友，東借西湊，把雞繳上，才把祖父贖了回來。

就這樣，崔登煥家一年到頭，風里來雨里去，到場光地淨時還得掂棍去要飯。就在這樣的艱苦日子裡，崔登煥的祖父和祖母又接連死去：一個累死在地裡，一個凍死在雪窩裡。

後來，崔登煥的父親崔榮信兄弟四人為生活所迫，只得強忍着飢寒，都給蔣家地主扛長工。

有一年冬天，大雪紛飛，地凍三尺，崔家一家人已經幾天沒有掀鍋蓋了。可是蔣家地主哪管窮人死活，就在這滴水成冰的天氣裡，還硬逼着崔登煥的父親和四叔，趕大車往杞縣給蔣亮西的姨太太送劈柴（蔣家在杞縣也有房宅）。在轉回的途中，崔登煥的四叔凍僵在車上。雖然當時在窮人家尋了一碗熱湯把他灌醒了，但到家後三天便死去了。

崔榮信埋葬了弟弟，為了一家人的生活，壓下了仇恨，仍然干了下去。他年復一年地干，頭髮愁白了，脊骨累彎了，但三天還是蓋兩天鍋。一年麥罷，地主的算盤珠子一响，將崔榮信的工錢扣得一干二淨。眼看一家人又要挨餓，崔榮信只好忍着氣憤，掂起布袋，向蔣家借糧。他向蔣道生好話說了千千萬，但狠心的蔣道生，還是黃眼珠子一瞪，大罵三聲，一

粒粮食不借。崔荣信当时气得头晕脑胀，回家就得了重病。一家人饭还吃不上，哪里有钱治病呢！没停多久，连病带饿，崔荣信就去世了。临绝气前，他把崔登焕叫到跟前，用尽气力，把家里人老几辈受财主的欺压叙说了一遍，最后嘱咐说：“登焕，你也长大啦，往后你可……别忘了你老爷、你爷、你爹和你叔是咋死的呀！……要争口气报仇啊！……”

崔登焕的眼泪像泉水似的涌了出来，他握紧了小小的拳头，对着父亲说：“爹爹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 倔强的反抗

为了生活，崔登焕很小就跟着爹爹在蒋家扛活。自从爹爹临死时向他说了那些话以后，他再也干不下去了，就想马上迈出蒋家大门。可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能到哪里去安身呢？万般无奈，只得还呆在这里。这时他经常想：俺家人老几辈，都是在财主家干活时累死、饿死的。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从此，他看见蒋家地主，就像见到了吃人的野兽一样，恨不得一口咬死他们。

一个炎热的上午，有个要饭的妇女被蒋家的黄狗咬得顺腿流血。这时，站在一旁的蒋家地主不但不撵

狗，还张着大嘴狞笑。崔登焕一看，怒火难遏，掂起大棍把黄狗打得夹着尾巴叫着跑开了。蒋道生一見他打了黄狗，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指着崔登焕大罵：

“咬死要飯的不要紧，你要是打死了我的黄狗，非要你抵命不可！”第二天上午，蒋道生正在大門底下逗黄狗取乐，見崔登焕从外面走来，随手向崔登焕一指，黄狗立时怪叫着扑到崔登焕身上，在他的左胳膊上咬了一个二寸多深的大口子。崔登焕立时晕了过去。蒋道生在一旁嘎嘎大笑着說：“你看，我的狗也不是好惹的！昨天你打它一棍，今天，它可找你报仇哩！”崔登焕醒来后，越想越气，心里說：狗财主，破上不干，这口气我也非出不可！

为了出出这口冤气，一天晚上，蒋道生心爱的这只黄狗正在窝里臥着，崔登焕端了一大盆滾水，照着黄狗浇去，立时，狗身上起了一身燎泡，沒过几天黄狗就死了。蒋道生发现黄狗死了，大发雷霆，虽然怀疑是崔登焕干的，可是又抓不住把柄，只得胡乱找个錯，将崔登焕赶出了蒋辛庄。

崔登焕离开了蒋辛庄，来到李小楼村地主袁立庭家当长工。袁立庭是个“兽医”，可是他給牲口看病有两不看：拿礼少了不看；穷人的牲口不看。他光看地主的大驢子大馬。每逢农民牵着牲口来看病，他便躲在屋里不出来，硬說不在家。崔登焕看到这种情

况，非常气愤。

有一次，崔登焕正在门前站着，看见一个农民牵着一头毛驴来给牲口看病，便走上前去低声说：“袁立庭不给穷人看牲口，狗日的真气死人！我给你想了个办法，非叫他看不可！你跟我来！”说着，他就把这个农民一直领到袁立庭的堂屋里。袁立庭躲闪不过，只得看了。事后，他把崔登焕大骂了一顿。

崔登焕挨了骂，心中很是恼火。当天晚上，他爬到后园的梨树上，故意用力摇晃树枝，发出一阵嘩嘩啦啦的响声。袁立庭一听以为有人偷梨，掂起大棍，高声骂着跑来。等袁立庭走到树底下，崔登焕便使劲地摇起梨树。青梨如铁蛋一般，扑扑答答砸在老家伙的头上、身上，砸得他嗷嗷叫着抱头窜圈了。

袁立庭跑回屋里，气得浑身发抖，大声呼叫崔登焕去抓偷梨的，可是喊来喊去也喊不应。原来，崔登焕在惩罚了袁立庭以后，就一声不响地离开了这个狼窝。

崔登焕又来到田畔村，给地主杨景文当长工。那年杨景文的老婆去刘关庙走亲戚，非叫崔登焕用小車推送。说起这个地主婆，胖得出奇，少说也有一百五十斤，活像一只老母猪。一辆小小的手推車，坐上这个老母猪，又坐上她的外甥和外甥女，車后又横三捆甘蔗、半布袋萝卜，外加三棵大白菜和一篮子东西，

总共不下四百斤。崔登焕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能有多大力气！他搭起车辮，一駕車把，就像一座小山压在身上，压得他两腿发軟。途中，累得崔登焕滿脸通紅，汗如雨下。但那地主婆还破口大罵，一个劲地說走得太慢。崔登焕又累又气，听她一罵，更加惱火，心里說：“我非治治你不行！”

天刚过午，当他推着小车走到一个坑边的时候，車輪在高低不平的小道上顛簸起来。地主婆正在車上前倾后仰，崔登焕一个念头掠过，就說：“坐稳呀！路不好走！”話刚落音，便故意把脚一蹴，滑下坑坡，顺势将車子一歪，連人带东西翻到坑里。地主婆一头扎在泥窩里，嚎叫着爬了上来，两个地主崽子也弄得滿身污泥。

回来以后，楊景文听老婆訴說一遍，馬上把崔登焕叫到跟前罵道：“你不想活了，敢把你奶奶推到坑里？”

“那坑沿的小路又窄又不平，我想叫她下来，又怕她不肯，我就推了过去，誰知脚一蹴，車子就下去了。在那小路上，几百斤重的車子，誰也不敢保险不翻車！”

楊景文干气沒啥說。可是，这老家伙又总想在崔登焕身上出出气。有一次，楊景文和他的侄子、伪保长楊立田勾結起来，有意叫崔登焕出差掏“官井”。

一天，崔登煥刚从井里爬出来，还没歇一下，楊立田走过来，非叫他立时再下去不可。崔登煥心想，你这家伙心真狠，我刚上来就叫下去，连歇一下都不叫，就接上說：

“我才上来，就不叫歇一歇！”

“歇歇？你只要不吃饭，情歇啦！”

“我就不下！”

“好！你敢跟我顶嘴！”說着，楊立田抓起粪叉就打。崔登煥一个箭步上去，夺过粪叉，照着楊立田一拳打去，滿嘴流血。楊立田仗着自己是保长，就喊叫民工把崔登煥綁起来打，可是民工們一动不动。楊立田碰了一鼻子灰，自己又打不过崔登煥，只得捂着脸灰溜溜地窜了。

楊立田挨打后，就勾結伪区队的郝大头来到崔登煥家，将崔登煥綁起带走了。

到了伪区部，崔登煥責問郝大头說：“我犯了啥法，你們把我綁来？”

“你打伤了人，还装什么迷！”

“我打伤誰啦？叫他站出来让我瞧瞧。”

“这……”

“楊立田打了我，民工們可以作証，你們为什么不去綁他？”

郝大头被崔登煥責問得干瞪着眼沒話說，只是吼

叫道：“給我把他押到牢房里去！”

反动派都是无利不图的。第二天，郇大头心想：楊立田这家伙光叫我綁人，連个鐵釘都沒有給我送；再說从这个小长工身上也榨不出啥油水来。于是，郇大头就将崔登煥放了。

后来，崔登煥又来到虞城县小霸村給地主張前詩当长工。

这时候，正是国难深重的年月，日本鬼子已經侵占了虞城县城。国民党反动派早已逃得无影无踪。鬼子在这里奸淫烧杀，无恶不作。那些无耻投降了日本鬼子的国民党大小官僚，与鬼子狼狽为奸，作尽了种种坏事。崔登煥每逢見到这种情形，气得咬牙切齿，头上直冒火星，恨不得掂起刀杀尽这些豺狼。

有一天，崔登煥給地主推麦，走到张楼时，天气热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刚停下車坐到一棵树底下歇着，忽然看見离自己不远的井边，有一个脫得淨光的日本鬼子，正在那里抹澡。崔登煥頓时怒火上升，两眼瞪得溜溜圆。这时候鬼子又招手叫崔登煥到跟前，嘴里嘍哩咕嚕地說着什么，似乎是想耍什么东西。鬼子見崔登煥摇头表示不懂，抓起大刀要劈。崔登煥再也忍不住了。把心一横：“拚了吧！”崔登煥向前一扑，一把抓住了鬼子的刀柄，照着鬼子肚子就是一脚，那鬼子哎哟一声，立时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崔登煥拿起

大刀，正想往鬼子身上猛砍，突然有一个农民在远处喊：“还不快走，鬼子来了！”崔登焕听到喊声，扔下大刀就跑了，一口气跑回蒋辛庄，躲到了堂兄家里。这天晚上，崔登焕躺在床上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数年来他单人匹马地向地主反抗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想：自己虽然向地主作了些反抗，可是如今还是日本鬼子和地主老财的天下。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穷苦人受苦受气的世道呢？怎样才能给祖辈几代报仇雪恨呢？崔登焕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 胜利的道路

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开始在这一带活动，地方上也陆续地建立起抗联组织。

“共产党的游击队来了！”崔登焕听到这个消息，常常兴奋得睡不着觉。他到处寻找这支队伍。可是，他一连找了几个夜晚，跑遍了附近的几个村庄，还是不见影儿。

一天傍晚，几个农民打扮的抗联干部来到了蒋辛庄。崔登焕听说共产党来了，把他高兴得一蹦三尺高。他立即找到抗联干部，向他们诉说了自己多年的痛苦、悲愤和愿望。

夜晚，在崔登煥的茅屋里，几个抗联领导人，围着一盏油灯和崔登煥亲切地談着話。

“小崔，你为啥急着要找共产党、找抗联呢？”

“嗨！这两天不是对你们說了嘛，我上几輩都死在地主老財的手里，这仇我得报啊！抗联是給咱穷人办事的，我找抗联給我报仇啊！”

“你想想，就你一家与地主反动派有仇嗎？”

“不，不，天下穷人誰家沒有仇呢？”崔登煥想了想，爽直地回答。

“对呀！这是阶级的仇恨。你記着，現在世界上的人，不是被压迫阶级，就是压迫阶级。咱們八路军、新四軍就是被压迫阶级組織起来的队伍，目前打日本，把民族敌人赶走，以后，还要消灭一切压迫阶级，推翻他們的反动統治，把印把子夺过来，只有这样，受压迫阶级才能彻底解放。”

抗联干部們的这一席話，說得崔登煥心里像点了一盏明灯，豁然亮堂了。从此，他找到了一条爭取阶级解放的斗争道路。接着，在党的领导下，村里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崔登煥被穷哥儿們选为农会主席。

后来，崔登煥家成了抗联的秘密交通站。他出生入死地替抗联送信，保藏枪械、物资，在自己家里掩护抗联的伤病員。

在斗争中，崔登煥逐渐地成长起来了。

日本投降以后，一九四七年的一天夜里，解放军派人给崔登焕送来二十八支枪，叫他连夜送到司洼村。他按时完成了任务。可是，城里伪县团的头子孟照华听到了风声。第二天下午，崔登焕正在地里锄地，孟照华的匪军突然将村子围住，挨家挨户，疯狂地搜查起来。敌人找不到崔登焕，便抓来群众，严刑逼问。敌人把抓来的群众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敌人没有办法，便施出阴险的手段，用刺刀逼着他们到各家去找枪枝，找崔登焕。

敌人先闯进了崔登焕的家。一个瘦猴模样的军官，气势汹汹地走到崔登焕妻子跟前，厉声喝问：“你男人到哪里去了？”“不知道！”话刚落地，这个伪军官抓起根柳木棍，扬手就打。怀孕七个月的妇女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毒打！她惨叫一声，倒在地上，立即昏了过去，敌人又用凉水把她喷醒过来。

崔登焕在地里听说村里群众遭毒打，非常气愤，他再也忍不住了。他想：反正转移枪枝的任务已经完成，敌人想从村子里弄出枪来，那是白费心，可是我不能看着群众受折磨，无论如何得去解救他们！想到这里，他就扛着锄头向村里走去。离家不远时，见一群匪军正押着自己的妻子和一些群众走过来。他一见群众被敌人打得浑身鲜血淋漓，就冲上前去，愤怒地责问敌人说：

“他們有啥罪，你們这群野兽把他們折磨成这种样子！”

“你是誰？”两个匪軍托着枪走了过来。

“我是崔登煥！”

“哦！你就是崔登煥！”瘦猴軍官走上前來，瞪着鸡蛋眼吼叫着：“把他捆起来！”

“別慌，把群众放了，再捆我！”崔登煥傲然喝斥道。

敌人把他的妻子和群众放开以后，就把他綁在树上审問起来。

“你給八路軍放的东西在哪里？快說！”

“什么也沒有！”

“昨天送来的枪呢？”

“槍有的是，你們連一根撞針也摸不着！”

一句話說得那个瘦猴軍官嚎叫起来：“來人！給我狠狠地打！”

一連打了二十多棍，崔登煥咬着牙，忍着痛，一声不吭。

“說不說？不說打死你！”

“打死我，你們还是摸不到一根撞針！”

“这家伙怪硬呀！”

“不硬还不干革命呢！”

接着，敌人又打了一陣子。每一棍下去，崔登煥



的身上立时就显出一道道紫血印。敌人把崔登焕打得皮开肉绽，可是他们得到的还是这样一句话：“你们连一根撞针也摸不到！”

天黑以后，敌人把崔登焕带到了蒋辛庄附近的叶道刘村。一到那里，一个匪军搬出一口铡刀放到院子里，大声向屋里喊道：“崔登焕，出来！”崔登焕大步走到院中，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这时，那个瘦猴军官忽然改变腔调说：“你只要说出枪在哪里，要钱给钱，要官给官；不说，可别怪咱们不客气，这铡一动，你可老婆孩子啥也见不到啦！”

“别废话！要铡情铡啦，干革命就不怕死！”

铡刀没有威吓住崔登焕，急得瘦猴军官抓耳挠腮，狼狈不堪。接着，敌人又把崔登焕架上了“老虎凳”。敌人垫了一砖又一砖，一直把崔登焕折腾得昏了过去，可是他们还是一无所获。

敌人着急了。那瘦猴军官把手一扬，嚎叫着说：“搜！再到他家去搜！”敌人用冷水将崔登焕喷醒，又把他架回了蒋辛庄。

这时候，村里的群众正在设法营救他。一个年青人说：“别看县团的这些家伙张牙舞爪，其实都是些脓包，狗胆比芝麻还小。咱就说八路军大队人马来了，这些家伙准跑得比兔子还快，趁乱的时候，咱就乘机把登焕哥救出来。”

“好，那就試試看，不行再想别的办法。”

天已經黑了。在村边放哨的几个匪軍正在賊头賊脑地轉游，忽然看到許多群众乱烘烘地从南边跑了过来，还不时传来說話声：“快跑，八路軍大队人馬从南边冲来了，要打仗了！”天黑以后，敌人哨兵本来就提心吊胆，光怕八路軍夜襲，这时听群众一說，早就吓得魂不附体，一个个变成了惊弓之鳥。他們胡乱地朝漫野里乒乓打了几枪，抱头就往村里跑。

这时，那瘦猴軍官正和一群匪軍押着崔登煥走在街上，一听村头乱放枪，又見几个匪軍气喘吁吁地跑来说道：“八路大队人馬来了，快跑！”他就順着大街往南一望，見一排随风摆动的黑影，吓得枪也拔不出来，話也說不成了：“不……許乱……跑，跟我……来，向……北冲！”匪軍們只顾逃命，哪还有心去管崔登煥。崔登煥一看敌人乱了陣，瞅个机会，就钻进了黑糊糊的小胡同。

此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这一带的敌人全被消灭了。崔登煥又在党的领导下，帶領着这一带的群众，向地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伟大革命任务；接着，他們又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康庄大道。

(郑玉昆插图)

# 血 与 火

中共邓县县委宣传部整理

哪里有阶级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斗争。反动阶级不论多么凶残、暴虐，也永远吓不倒、治不服广大的被压迫群众。

解放前河南邓县景营村，就曾发生过一起轰轰烈烈的、穷苦农民自发性的集体抗暴斗争。这场斗争及其中的英雄好汉们，至今还为人们所怀念、敬仰。

## 景营的苦难

解放前的景营村，是一座阴森可怕的人间地狱。景营村在“活阎王”景相云统治下的十七个年头里，在六十六户人家中，就有四十户被他逼得逃往外乡，十八家被他杀得灭门绝户。

景相云一家，大大小小都是流氓、无赖。他的爹妈都是“浪荡鬼”。~~景相云~~从小就摸鸡娃、偷鸡蛋，什么赖事都干。~~景相云~~妹妹更是个女流氓，不到十

八岁，就勾引了六七个野汉子。当景相云把他的妹妹送给了宛西四县土皇帝、大土匪头子刘顾三当了第八房姨太太后，刘顾三的狗舌头上下绕几绕，景相云马上当上了景营村的寨主。此后，他就手里不离文明棍，嘴角不离洋烟卷，整天眯缝着眼，尽想坑人讹人的歪点子。

一九三四年，景相云讹诈来了两千多只小鸡，他依仗寨主权势，强迫附近各村农民替他喂养。他还蛮横规定：不管是死是活，是公是母，一只小鸡，秋后必须交回一只老母鸡。

穷苦农民景子伟，被迫养了二十八只小鸡。六月二十一日小鸡进门，二十八日就死去了五只；到七月二十九日，剩下的二十三只又被野猫吃个净光。景子伟知道大祸就要临头，就躲了起来。果然，景相云像一条恶狼似地闯进了景子伟家。景相云进门不见景子伟，就用文明棍狠打景老大娘的头，并凶狠地说：

“我的小鸡都是特炕的，死一只赔两只，秋后交不出五十六只老母鸡，少一只要你们全家的命！”景老大娘一听，立时晕倒在地，景相云又走上去狠踢两脚。

事后，景子伟卖掉了仅有的两间房子，才算“还清”了这五十六只老母鸡的阎王债。可是景子伟一家，从此也就无处安身，只得到处流浪去了。

景相云通过这二千多只小鸡，不知讹诈了农民多

少血汗錢，許多窮苦農民被他敲詐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一九三五年秋，景相云又想出了一個坑害窮苦農民的鬼名堂。他以“柵寨墳”為名，強令全村各戶把大小樹木全部鋸倒，然後就叫狗腿子領着木匠，把號定的大樹運到他家大門前，霸為己有。之後，又用這些木料，做成幾百副棺材，開了一個棺材鋪，漫天要價，大發橫財。農民們都說它是一個“訛財鋪”。因為景營村不論哪家死了人，不“買”景相云的棺材，就要大禍臨頭。

有一戶窮苦農民家死了人，東借西湊，好容易用一石八斗麥從韓崗買回了一口棺材，可是景相云立逼這家窮苦農民以一石五斗麥子把棺材倒賣出去，又以三石麥子的價錢，把“訛財鋪”的棺材強“賣”給他，把這家窮苦農民害得吃用無着，塌了一身債務。

景相云就是以這搶、霸、訛、詐等種種剝削手段而血腥發家的。

## 好漢景云貴

在景相云血腥統治下，窮苦農民景云貴家的遭遇，最為悲慘！

景云貴家人多地少，人老几輩，幾乎全靠出賣勞

力来維持生活。景云貴是个耿直、倔强的人。村子里穷人家要是有了难处，景云貴見义勇为总是走在头里。要是村里的地主欺压穷苦兄弟，景云貴总是挺身而出，抱打不平。所以，自从景相云当上寨主以后，他就处处拿捏景云貴家。

有一年，正当玉米出穗的时候，景云貴家的一头小豬，在村边小路上拱土寻食，被景相云的狗腿子张凤奇看見了，即忙說給景相云硬說拱了他的玉米地，結果以“賠产”名义，訛了景云貴二十多块銀圓。

一九三五年夏天，景云貴的弟弟景銀云因病死去。景相云見撇下了一个年輕寡婦，馬上就打起了鬼主意。这年秋天，景相云揮舞寨主、族长的权柄，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派狗腿子把景云貴的弟媳抓走，卖了一百二十多块銀圓。自此以后，景云貴的奶奶日夜悲痛，得下重病，当年冬天含憤死去。一次又一次地訛詐，使景云貴狠透了景相云，刻骨的階級仇恨，使他內心的怒火燃烧了起来。景云貴那宁折不弯的脾性，以及他在穷苦农民中的威望，使景相云望而生畏，害怕得要死。景相云为了拔除景云貴这个眼中釘，曾先后抓了他三次壮丁，想把他害死在外地。但景云貴每次都逃脫了景相云的毒手。这时候，景云貴心里想：咱穷苦人要有志气，絕不能叫景相云随便拿捏咱。

有一次，一个逃荒的老汉路过景营时，折了寨边

的几根干树枝熬药用，景相云就叫狗腿子用刺条子把老汉打得皮开肉烂。景云贵看见了，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一个箭步上去，随手一个耳光，把狗腿子撩出几尺远。狗腿子知道自己不是景云贵的对手，只得捂着狗脸，嘴里骂着，夹起尾巴溜走了。景云贵把老汉扶回家里，亲自给他熬药治病、养伤。

谁知第二天一早，挨打的那个狗腿子带着几个帮凶闯进景云贵家，抖开绳子就要捆人。景云贵撂下饭碗愤怒地喝道：“你们要干什么？”狗腿子们仗着人多势众，把景云贵五花大绑地带到了景相云的“吊人楼”上，“鸭子凫水”似的吊起来，打了一阵又一阵。可是硬汉景云贵，始终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景云贵的父母闯进景家门楼说理，景相云反而诬赖“景云贵强占了他的土地”，并立逼景云贵的父母交出他们的全部土地“抵偿”。为了营救自己的儿子，老夫妇俩只得含着热泪，让景相云霸去了祖辈几代传下来的一小块血汗地。

景云贵的六十多岁的老父亲，气得把牙齿都咬碎了。这算什么世道啊？两位老人越想越恼怒世道太黑暗。就在景云贵被抬回来的那天晚上，这两位老人，一个上吊自尽，一个投井自杀，双双离开了人世。

景云贵带着满身伤痛，在穷苦乡邻的帮助下，埋葬了两位老人。为了防备景相云的进一步迫害，景云

貴在乡亲們的劝导下，怀着滿腔仇恨，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景营，出外扛长工去了。临走前，景云貴对乡亲们說：“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乡亲们，等着吧！我景云貴不会忘了大伙的苦难！”

景云貴一走，留下的一点家产，立即被景相云全部霸去了。

### 串連告状

景云貴走后，景营村的穷苦农民，好像怀念自己的亲人一样，日夜惦挂着他。景云貴虽然身在外乡，但他的心，也始終向着景营的穷苦兄弟，复仇的怒火时刻在他的心头燃烧。

有一天，景云貴怀着对景相云的刻骨仇恨，跋涉千里，从陝西悄悄地回到了景营村，住在了教书先生赵琢光的家里。

赵琢光是个胆小怕事的穷秀才。前几年，赵琢光依靠教私塾为生，家里日子勉强过得去。自从景相云得势，赵琢光一連被他訛了几次以后，家里日子也就越来越艰难。有一次，赵琢光家的一只猪只是跑到了景相云的地边，景相云就立逼他“賠償”五石麦子。赵琢光拿不出，景相云就把他抓到“吊人楼”上，酷刑拷打。后来，赵琢光的妻子东借西凑，几乎变卖了

全部家当，才算凑够了这笔冤枉钱。

虽然赵琢光受屈不少，但当景云贵约他控告景相云时，他却连连摇头，生怕再招来什么祸害。等景云贵又串连了景书成、景子尚、刘应杰等好几个穷伙伴，再来找他商量时，他还是拿不定主意。景云贵只得找赵琢光的妻子赵大嫂商量。赵大嫂生在穷人家，长在穷人家，是个懂事理、能吃苦的人，所以，她很爽快地答应了。经过她的开导，赵琢光终于拿起笔杆，为大伙写了一张状子。景云贵串连农民，联名告状，大伙心想：景相云血债累累，罪证如山，这场官司不怕打不赢他。

头一状，告到张村伪区公所。伪区长一听告的是刘顺三的妻儿，吓得舌头伸出半截，把原告痛骂一顿，撵出了大门。

“往县上告！”大伙心一横，由景云贵领着，上县城去了。

但是，这时景相云的狗腿揣着钱包也进了县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伪县长塞满了腰包，立即给穷苦农民扣上“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轰出了县衙。当景云贵等愤怒地回到村里时，景相云傲慢地站在门楼下，扭着腰，斜着眼，发出一阵阵阴险的奸笑……。

这时候，景云贵心里很清亮。他想：景相云绝不

会就此甘休。当天晚上，景云贵就叫联名告状的十几户穷苦农民，带着全家老小悄悄地躲到了村南“金花堂”附近的荒坡上。

夜深人静，当大伙在荒坡上安息后，景云贵拣了一包有棱有角的疆石，挂在身上，手握一把大砍刀，两眼警惕地注视着景相云门楼前的每一个黑影，暗暗地在村里来回巡逻，护卫着穷苦兄弟们的生命安全。

三四天以后，没见景相云有什么动静，出外避难的人们，又陆续地回到了家里。景云贵也暂时回陕西去了。

## 又 一 笔 血 债

景云贵刚走，景相云见穷苦农民们没了领头人，立即伸出血手进行疯狂报复。景云贵走后的第二天清晨，赵琢光刚开门，景相云的狗腿子一窝蜂地闯了进来，并厉声叫喊说：“姓赵的，寨主家失盗，查清是你干的，跟咱们走！”说着就绳捆索绑地把赵琢光拉到了“吊人楼”上，又是灌辣汤，又是压杠子，打得死去活来，硬逼他“赔款”二百块银圆。

这不是硬把穷人往死路上逼吗？赵琢光夫妻俩商量了半天，觉得只剩下逃跑这条路了。谁知祸不单行，正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小儿子突患重病，没钱医治，

不几天就死了。赵琢光夫妻俩心如刀绞一般。他们草草掩埋了儿子的尸体，连夜分头逃往外乡。

景相云一听说赵琢光逃跑，立即派人追赶，撵到陵山脚下，将赵琢光活活地砸死了。赵大嫂听到这个消息，就把孩子藏到亲友家，只身逃往陕西，后来便死在了外乡。

景书成、刘应杰，也遭到了景相云的血腥迫害。

那天，景书成正在屋里做饭，景相云的一群狗腿子涌进门来，大声喝道：“景书成，你偷寨主的一支手枪干什么？”接着，就在屋里翻箱倒柜地折腾开了。一个狗腿子一扭身，偷偷把手枪丢进柴窝，然后又大喊大叫地拾起来，往景书成面前一摔，说：“这是什么？”

这时，景书成全明白了。他气得满脸乌紫，愤怒地骂道：“你们这些狗养的，将来叫你们一个个都不得好死！”狗腿子立即把景书成拖上“吊人楼”，打得浑身是血，第二天就死去了。景书成的女人悲痛得哭瞎了眼睛。在景营是再也活不下去了，她就领着一个还不懂事的小孩，星夜逃走，沦为乞丐。

刘应杰见赵琢光、景书成两家的遭遇，就领着妻儿老小逃到了荆紫关。景相云随即派人把刘应杰全家抓了回来。路上，狗腿们当着刘应杰的面，轮奸了他的妻子，刘应杰气恨得要和他们拼命，又遭毒打，并

将他拴在馬尾巴上拉了回来。

景相云追問：“快說，告狀的还有誰？”刘应杰只字不說，景相云又令狗腿子當場勒死了他的孩子。但这个硬汉始終沒有吐露一句真相。景相云狗急跳墙，又狠毒地割了他的舌头，把他活埋在“埋人崗”上。剩下他的妻子和家产，又被景相云全部霸去。

景相云这个劊子手，就是这样逼走了一戶又一戶，杀絕了一家又一家。“埋人崗”上白骨遍野，“吊人樓”上叫声不絕。但是景营的穷人沒有被景相云的屠杀吓倒。他們說：“以血还血，血債要用血来还！”

## 以血还血

这时，千里之外的好汉景云貴，不断听到家乡的消息，穷苦兄弟們惨遭杀害，使他滿腔悲憤，日夜不能安靜。

有一次，景云貴听說有这么一桩事：离西安不远，有一个大恶霸被一群好汉杀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去了軍隊捉拿“凶犯”，可是結果連一个好汉也沒有逮住，因为好汉們在穷苦农民的掩护下，全部跑到解放区去了。景云貴从此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个穷苦人坐天下的解放区。这給了他莫大的鼓舞。景云貴认定：别人能翻过的山，我景云貴也能翻过去！

不能再在外地停留了，血海深仇不能不报。年岁不饶人！再停几年，胳膊腿都不听使唤了，还能耍枪掄棒嗎？是报仇的时候了，景云貴决心回到故乡大干一場。

一九四五年元月，景云貴秘密地回到了家乡。他悄悄地住在南荒坡的“金花堂”里。起初，只有景兴让、景兴法、景兴学等三四个穷苦兄弟知道。每当夜深人静，他们就悄悄地聚到“金花堂”里商量报仇雪恨的計策。后来，景云貴陸續串連了十五六个穷苦兄弟。二月二十九日晚上，这伙生死一条心的穷苦兄弟，聚在一起，听景云貴讲了外面的局势和那个穷苦人当家作主的解放区。大伙一听，心里乐开了花。有人兴奋地說：“好啦，这一下，咱穷苦人可有个盼头啦！总有一天，咱这儿的天，也要变颜色的。”

这时候，景相云已經当上了土匪队伍预备队的队长，他的土匪兵也被邓县伪团队司令丁大牙調到裴营去了，景相云的老窝，只有他的丈舅孙应甫带着几个娄罗兵在看守着。孙应甫苦于兵力单薄正急于招兵买馬。景云貴听說，认为这是个极好的机会，連忙派景兴法、景兴让到孙应甫那里报名当差，作为内应。誰知景兴法他們刚进去沒几天，狡猾的景相云便給孙应甫来了信，要他在招兵买馬时謹慎小心，特别不能随便收留一个本村人。面对这个情况，景云貴又想了一

个計謀：他先派人悄悄地到景相云家的围墙外面挖个洞，洞挖不透就走，然后就让景兴法、景兴让在夜間站崗时报告給孙应甫。这样，果然使景兴法、景兴让取得了孙应甫的信任。于是，孙应甫就擅自把景兴法和景兴让留在了景家宅院內。

与此同时，景云貴还叫景子付等三人到裴营暗地探听景相云的行迹。但是景相云这家伙自知罪恶深重，时刻提心吊胆，所以他来无影，去无踪，他的行迹，别人很难摸透。可是景子付他們还是串通了景相云的部下，摸到了一个可靠的消息：三月二十日晚上，景相云要回景营的老窩。

景云貴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召集大伙商議，并决定在这天夜里起事，杀景相云，为全村受害的穷苦兄弟报仇雪恨！

三月二十日二更时分，蒙朧的月光下，穷苦农民們带着早已磨得鋒利的菜刀、矛子和斧头，聚集在“金花堂”里。个个磨拳擦掌，急于复仇。

在景云貴的安排下，人馬分为三路：景云貴、景兴学等十余人，往景相云家里杀去；景子付、景子秀等人，到裴营附近截杀景相云；其余的人在“金花堂”等候，随时接应。

景云貴率領十几个穷苦兄弟，每人都脫下一只袖子，紧握刀斧，弓着腰，好似万箭齐发，杀向景相云



的老窩。

这天晚上，景相云家大門口是景兴法和另一个沒有串通的爪牙在站崗，景兴让在院內巡邏。午夜时分，景云貴他們以击掌三声为号，內外順利地聯絡上了。这时，景兴法猛地一斧头，砍倒了那个爪牙。刹時間，随着急促的梆响，院內外杀声一片，景云貴領着穷苦兄弟們杀进了院內。当他們冲到后院，严实的堂屋門挡住了。景云貴搬起一扇磨石，使劲向門边的一扇窗戶砸去，哐当一声，窗戶被砸开。景兴让纵身就要往里跳，景云貴一把将他抓住說：“小心里面打暗枪！”景云貴点着几捆草把从窗口扔进去，頓時烟火大作，景云貴他們揮举长矛跳了进去。不到頓飯工夫，就把景相云家的条条恶狼都收拾了。

好汉們在后楼上，救出了被景相云搶来的一些穷苦妇女和在景相云家受苦受罪的丫环們。这些受尽污辱和迫害的妇女們，感动得紛紛掉下了热泪。

多么大快人心啊！人們第一次感觉到了团結起来的力量！

正在这时，去截杀景相云的人馬急忙地回来报告說：“活閻王”景相云今晚临时有事不回景营了。这可如何是好？景云貴与大伙一商議，隨即决定：凡是参加这次报仇的人及其家屬，連夜撤往外乡躲藏起来。

## 永志不忘階級仇

景相云得知全家被杀，立即到他妹夫刘顾三那里带回一連土匪兵，到处搜捕景云貴以及其他穷苦农民。

为了捉拿景云貴，景相云搬出了全部娄罗，才在景云貴的岳父家找到了景云貴夫妇。景云貴見事已成这样，毫不畏惧地对匪徒們說：“好汉作事好汉当！走吧，到哪里去？”

匪徒們野兽般地嗥叫着，把景云貴夫妇俩捆起来，并当场打死了景云貴的老岳父。在押回景营的路上，匪徒們用刀扎死了景云貴的妻子。

景云貴被押到“吊人楼”上，不論分說先压了几十杠子，硬汉景云貴，咬紧牙关，連哼一声都沒有。他凜然不屈地站在景相云面前。景相云又阴又狠地問道：“景云貴，咱是同族，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要杀我全家？說！你的同伙都有誰？”

景云貴憤然回答說：“哼，咱同族不同道。你是財主，我是穷人。多少家姓景的穷人被你斬尽杀絕，穷人为什么不能杀你全家？告訴你，你們全家都是我一个人杀的，要杀便杀，要副便副，少說廢話！”

景相云暴跳起来，吼叫着：“上刑！”

狗腿子們立即用鋼針一个一个地往景云貴手指里釘，十指連心啊！景云貴疼得全身的肉都在顫抖，疼死過去，又醒過來。十个指頭釘完了，他还是緊閉嘴唇不吭一聲。“再往十个腳趾上釘！”景云貴疼得滿臉汗珠子像黃豆一般往下滾，可是他還是咬緊牙關不吭一聲。景云貴在景相云的種種酷刑面前，意志堅、骨頭硬，始終沒有屈服。

景云貴被折磨得終於失去了知覺。這時候，景相云就叫狗腿們抬着不省人事的景云貴，周游四鄉，企圖借此鎮壓窮苦農民的反抗怒火。可是窮苦農民並沒有被他的暴行所吓倒。他們瞪着憤怒的雙眼，緊攥着拳頭，從內心發出了對這位反抗英雄的無限崇敬，並燃起了更加旺盛的反抗烈火。

在那個暗無天日的社會里，景云貴終於在內鄉被景相云殺害了。接着，景興法的四個孩子，景興法的弟弟和景興學以及他的哥哥嫂子、兩個侄子，也先後慘死在景相云的屠刀下。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景相云為了埋葬他的全家，故意把墳地選在窮苦農民楊德保的堂屋里。楊德保全家九口人省吃儉用，好容易蓋了三間房屋，也被景相云扒了。從此，楊德保全家，只得到處流浪、乞討為生。

也就在這一天的，景相云又把參加過反抗的景子文

全家四口人，拉到坟上杀害了。并将种菜园的穷苦农民景成云也活埋了。

景相云妄图用残酷的屠杀，来压服景营村的穷苦农民。但是，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了起来。穷苦农民的血流得越多，他们对反动阶级的仇恨也就越深，反抗的火焰也就烧得越旺。

尖锐的阶级斗争教育了景营村的穷苦农民，他们终于在血泊中清醒了过来，认清了解放自己的真正道路。青年们纷纷奔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

一九四八年景营解放了。景营的穷苦农民们，多年来第一次见到了太阳光。他们前仆后继、苦战多年的反抗封建势力的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景营村穷苦农民的死对头景相云，很快就被捕获了。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像闪电一般传遍了四面八方。人们奔走相告：“景相云被活捉了！”“冤有头，债有主，大伙快去找景相云报仇啊！”人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人民政府根据广大受苦群众的要求，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枪决了罪大恶极的“活阎王”景相云。

翻了身的景营村的穷苦农民，辛勤劳动，重建家

園。景營村充滿了新生的朝氣。

在舊社會歷盡千辛萬苦、受盡種種迫害的老貧農，他們最懂得今天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他們經常教育年青的一代：“可不能好了瘡疤忘了疼，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反動階級看着我們生活得这么好，他們是永遠不會甘心的，你們可要提高警惕，千萬不能忘了階級鬥爭啊！”

現在，景營村流水彎彎，樹木青翠，“吊人樓”早被扒掉砌成了幾十個水閘門，“埋人崗”上一片嫩綠，早已變成了生產隊的豐產田。人們撫今思昔，分外眼明。他們正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指引下，高舉黨的三面紅旗，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大道上奮勇前進！

（吳懋祥插圖）

# 以牙还牙

中共澠池县委宣传部整理

俗話說得好：“物极必反”。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在旧中国，受尽反动阶级血腥迫害的广大穷苦农民，也决不是任人宰割的绵羊，他们在反动统治者的逼迫下，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英勇反抗。这篇家史中介绍的英勇反抗事迹，就是活生生的一例。

## 地主行奸设圈套

### 铁矛忍气扛长工

河南澠池县刘果村，解放前是恶霸地主李登英兄弟的天下。这家地主，在村子里，残酷地剥削农民，在县城里，开着大粮行吸吮人民的血汗。李登英的一个崽子，还在伪县政府里当着官儿。仗着有钱有势，李登英兄弟俩在村子里，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敲詐勒索，无恶不作。李登英是个老狐狸精，他的算盘珠子拨得比谁都精。他家一百七八十亩地，沒

有佃出去一分一厘。他說租給別人種沒有自己管着實受，不如雇長工種，能夠點滴都進他李登英的倉。給李登英家扛長工，可是個要命的事，誰干誰得脫幾層皮。不但活頭重，茶飯賴，還要能經得打，受得罵，所以，哪個長工也沒干到一年過。

李登英的兄弟李登新，也是個頭頂上生瘡，腳底板流膿，壞到底的傢伙。他在村子里橫行霸道，成天地打人罵人，無事生非。村里人都說他活像一條瘋狗。

天長日久，李登英家的臭名遠近都知道了，方圓幾十里內的勞苦農民，情願餓着肚子，也不願到李登英家扛活了。

地主的家業，是靠佃戶、長工們的血汗積起來的。如今長工不上門，李登英可慌了腳，百般生法攬引長工。李登英憑着他那奸詐多變的嘴臉，小眼珠子上下幾骨碌，就想出了一條毒主意。

從此以後，每當李登英他兄弟在村里打人罵人的時候，李登英就當着眾人的面，罵李登新說：“爆竹脾氣，把村里的人都得罪完了！”接着，又轉過臉對大家說：“我家父母早亡，登新缺少管教，大家看在我面上，都包涵點，我回去一定好好管教他。”可是背過臉，卻對他的兄弟說：“你不看看現在是啥年月？長工雇不來，活計沒人干。長工，長工，就是要拴住他的鼻子給咱長干，才有大油水可落。要是老像現在

这样，一年半载换俩仨，咱还能捞多少油水？往后学有见识些，别学那爆竹脾气，动不动就动手动嘴。人常说，哄死人不偿命，只要骗得那些穷小子拚死拚活给咱干，咱就要下点身份。”

兄弟俩计议以后，李登英逢人就說：“别家长工一年挣一石半，我李登英情愿给两石。”李登英还到处喊叫“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茶饭只好不赖，哪怕东家喝稀的，也叫伙计吃稠的。我李登英待人，是肩膀骨垫套子，只厚不薄！”

刘果村有个独身汉叫李铁矛，此人不但为人忠厚老实，而且长得腰圆膀粗，全身是劲，他给地主扛了多年长工，可还是穷得叮当响，三十大几的人了，连个媳妇也没说上。眼看着年纪一年一年大起来，一心只想好好干几年，省吃俭用，积攒下几个钱，也好成家立个业。如今听见李登英说出的工钱比别的地主高，心里就有点动了。虽说他也知道李登英兄弟俩不是好东西，可是心想：他李登英只要说出口，到时就得出钱，我只要苦上三年五载，挣下八九十来石粮食，我也就不用看谁的脸受谁的气了。李登英听说铁矛想给他当长工，心里乐开了花，这可是个百里难挑一的好把式；身强力壮，单身独杆，又是个出名的老实头。于是他就下劲撮络铁矛。张嘴铁矛老弟，闭嘴

鉄矛好伙計，左一个哈哈，右一个笑脸，装得簡直比一娘生的还亲。鉄矛嘴里不言語，心里可清楚：“老狐狸精啊老狐狸精！你有你的千条計，我有我的老主意，不管你耍的是哪一套，反正給你干一年少不了我两石粮食。”

自打雇了鉄矛之后，李登英見着鉄矛，不笑不开口，不打哈哈不說話，問寒問暖，推飲劝食。就連李登新也不大跟人吵架罵街了，好像一下子改掉了豺狼性子。

狼总归是狼。李登英兄弟俩装了一陣人样，慢慢地狐狸尾巴就又露出来了。李登新成天挑三拣四，鸡蛋里寻骨头，找鉄矛的岔子；李登英耍的还是那副白脸，成天嘻嘻哈哈，滿口甜言蜜語。

鉄矛見李登新几次沒事寻事，火就上来了：“退让总得有个尽头，我五尺高的男子汉，哪里掙不来这碗飯？不能让他当黄泥蛋蛋捏！”过后，又自己劝自己：“忍着点吧，熬出几石粮食来，就不再受人拿捏啦。”可是又一想：“他一次动嘴罵，二次还要动手打哩，不行，再来，一定要給他頂回去，我不能給他做下飯菜。”有一天傍黑，李登英要鉄矛在第二天吃罢早飯后进城拉煤，但又耍他进城前必須犁完一块地。鉄矛只得第二天起五更去犁地。犁了一大片地，日头才露头，于是鉄矛停下来让牲口歇口气，自己也

好坐下抽袋烟。誰知鉄矛走到地头，刚拔出烟袋，李登新就跑来黑丧着脸說：“太阳半天高了，还不赶紧犁，难道歇着等飯吃！”鉄矛斜了他一眼沒理他，把烟袋往腰里一别，拿起鞭杆就去犁。李登新見鉄矛不开口，觉得他老实可欺，就齜牙咧嘴地大罵开了：

“扛长工的沒一个好貨，吃老子飯，挣老子粮食，不給老子好好干活！”鉄矛一听，气得浑身打哆嗦，立时回話道：“你嘴干净些，你是誰老子？你凭啥无缘无故编排人？”李登新的两只小紅眼瞪得溜溜圓，一蹦多高：“怎么，你不服气？老子掏錢雇人为的是使喚！”鉄矛說：“当长工凭力气挣飯吃，沒沾你財主的光，不受你那份气！”李登新吼道：“你不想干，給我滾！”鉄矛把鞭杆一摔，大声說道：“你不留爷爷就走，咱穷人用不着巴結你！”就在这时候，老狐狸精李登英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钻了出来，笑咪咪地拉住了鉄矛的手，嘴甜話軟地說：“鉄矛老弟，他是个半吊子，别跟他一般見識，咱們好东好伙的可不比旁人。虽說我是东家，你是伙計，咱可是一个鍋里攪稀稠，从沒外待你。”說着，就轉过脸来嚷李登新：

“你长着两眼是占脸的？鉄矛老弟起早打黑，吃苦受累犁下这一大片地，偏你挑肥拣瘦！”立刻又轉过脸来对鉄矛說：“卸犁，卸犁，不犁了，回去歇歇吧。一会还得套車拉煤哩。”鉄矛本来决心跟他們抹下脸

鬧決裂不干了，可是見李登英又拉又扯，也只好把氣憋進肚里，暫時忍下了。

李登英以為鐵矛進了自己的套，更裝得像親人出門似的吆喝他老婆說：“孩他媽，給鐵矛兄弟擀碗寬面叶，多攔點調料，吃得熱呼呼的免得路上着涼。”接着，又給鐵矛揣上兩個白蒸饅頭說：“兄弟，出門可不比在家里，該吃可不敢忍飢。”臨走時，又朝鐵矛懷里塞上一塊錢說：“帶着路上花，這是我老哥的一點意思，不在賬。”鐵矛看着他裝得比唱戲的還像，搖了搖頭嘆一口氣，嘴上沒說，心里有話：“你別裝得那麼像，咱跟你有錢有勢的財主，怎麼也穿不到一條褲，走不到一條道上去。只要受上三年五載，離開這個鬼窩，我李鐵矛種自己的地，住自己的屋，自耕自食，再不用受誰的氣，看人的臉！”

## 老狐狸敲骨吸髓

### 賴工錢血口噴人

在李登英家當長工，真是比當牛做馬還要苦。一百七八十畝地，全憑鐵矛一人攪和，一年三百六十天，沒有一點兒閑工夫，就連逢年過節，也不讓鐵矛歇口氣。終年到頭風里來雨里去，起早摸黑忙得直不起腰。鐵矛憑着他強壯的體格，好容易熬過了三個年

头。但是，铁矛到底不是铁打的，李登英家三年牛马不如的生活，把他拖得精疲力竭，弄得浑身是病，一天，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铁矛想歇几天，李登英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铁矛的病势越来越重，李登英家的要命活，实在顶不下去了。铁矛心里有数：

“不行啦，再硬挺，这条命就要挺出去啦！好在已经干了三年，三年的工资没支用过几个，都存放东家那里哩，算起来也有五六石粮食。有这五六石粮食，拿回去好赖安个家，对付着紧紧凑凑也能过光景了。想到这里，铁矛就找李登英算账辞工。

李登英听说铁矛辞工不干了，好像晴天响了个霹靂，急得太阳穴上青筋暴起多高，把个头摇得像拨郎鼓一样，一连串地喊着：“不行，不行，不行！”李登英心里知道驷马易找，长工难寻，铁矛是他家的摇钱树、聚宝盆，咋说也不能丢手。于是一股劲地说好话，“情愿”给假三天让铁矛休息养病；“情愿”拿出钱来替铁矛请医服药。铁矛早就看透了李登英的豺狼心肠，这一次，再也不上他的圈套，坚决要求算账辞工不干了。李登英使了半天软功夫，见铁矛不上钩，马上脸一变，一张驴脸拉下尺来长，凶狠地说：

“铁矛！你不要得了点颜色就开染坊了，跟你老实说，你干，咱还是好东伙；你要不干，哼！凭你天大本领，也跳不出李大爷的手掌心！只要你还摆弄土圪

坵，你就非給我扛長工不可！”鐵矛見李登英翻臉不認人，耍出無賴手段，气得半天說不出話來。心想：好啊！李登英你個豺狼，我給你賣了三年命，油給你榨干了，血給你吸盡了，你還想把我不過往肚里咽。告訴你，辦不到！鐵矛憋了半天才迸出了一句話：“掌櫃的，俺沒賣給你，給咱結賬吧。”鐵矛話音才落地，一边的李登新一跳三尺高，手指頭直按到鐵矛鼻子尖上罵道：“窮小子，你想造反啦！在你李大爺家吃飽喝足了，一拍屁股就想跑啦？沒那便宜事！”說着順手抓起一張鋤把就往鐵矛身上打。李登英連忙把手一拦，向他老弟使了個眼色，然后又裝出一副委屈求全的腔調，皮笑肉不笑地說：“好吧，咱們攔了幾年伙計，好來好散。寧可人負我，不教我負人。來，給你算算吧。”說罷，搬出一本厚厚的大賬本，東翻翻，西找找，拿過算盤噼哩啪啦一撥弄，干笑了兩聲說：“支付兩抵，我不欠你，你也不虧我，咱們兩不找。”鐵矛一聽怔住了：這是打哪里說起，當初言明每年工資小麥兩石，三年共合六石糧食。前年縫布衫支過五斗，去年吃葯支過兩斗，滿打滿算不上一石糧食，即便是算錯了，也不至于錯五石多。于是，鐵矛就一本正經地說：“掌櫃的，真是真，假是假，天在頭頂上。我給你扛了三年長工，滿打滿算沒支够一石糧食。你本子上有賬，我心里也有賬，誰也

賴不了誰。”李登新一听，两眼一瞪，气势汹汹地說：“你穷瘋啦！一清二白的賬摆着，你胆敢訛人？”李登英也一陣冷笑說：“凭我李登英还能賴你这穷鬼的賬。我李登英家財万貫，还希罕你这一点！咱有賬本为凭，誰也不能空口說白話，凭空訛人！”說着打开賬本，一項一項地念叨起来：某月某日鉄矛去街看病，誤工两天，扣工資两天，扣伙食錢六頓，共合大洋若干；某月某日鉄矛出車吃寬面叶两碗，取白饅两个，現洋一元，共扣工資若干；某月某日……。

鉄矛一見地主当真賴賬，只觉得眼一黑，气得渾身哆嗦，他大声喊道：“李登英，你的心再毒再狠，也不能吞了我这三年的卖命錢，也不能明打明地賴我的賬。”說着，鉄矛就抓住李登英的胳膊往門外拖：

“我这条命也不要了，你們干脆把我連人吃了吧！咱到街上去，叫大伙評理吧！”这时候，李登新走过来对着鉄矛当胸一拳，打得他踉踉跄跄跌出了好几步远。两个狗財主立即拖住鉄矛，把他連打帶踢地搵出了大門。

鉄矛被搵出了李家門樓，只觉得眼花耳鳴，天旋地轉，就像做了一場惡夢。

三年啦！三年的工夫替地主打下了多少粮食？三年里头替地主添了多少家业？地主家大魚大肉的吃喝，地主家一年四季的皮、毛、綾、羅，哪一样不是

我铁矛流血流汗挣来的？三年的血汗把地主养肥了，自己却落了一身重病。天底下的穷人，难道就该给地主老财坑骗欺压？铁矛左思右想，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世道不平、财主可恨！这时，村里的穷哥们纷纷跑来安慰劝导，还帮他在李登英家门前的崖底下，找了一孔破窑安住了身。穷哥们中有个叫李鸿玉的，为人板正耿直，好打不平，四十来岁的人，火气比年青人还旺。他攥着拳头对铁矛说：“老财是天生的欺人不讲理，铁矛，别发愁，咱穷兄弟心贴心，老财势力再大，咱穷苦人也不能服软！你先在村里找点冷热活干干，李登英这只老狐狸，咱慢慢跟他斗！”

知心话儿暖人心，穷兄弟的情谊比财宝金贵。铁矛听了穷兄弟的话，报仇雪恨的劲头就更足了。后来，在穷哥们的照料下，铁矛的病也好了许多，身体也壮实多了。

## 血泪斑斑财主下毒手

### 怒火熊熊铁矛除恶霸

谁知铁矛的身体才好些，李登英又在铁矛身上打起主意来了。

一天夜晚，铁矛守在破窑里，正为那些伤心事睡不着觉，忽然间，李登英贼头贼脑地钻了进来。他假

心假意地拍着鉄矛的肩膀說：“鉄矛老弟，这些日子不好过吧！唉！我說呀，牙齿还有咬着舌头的时候哩，东家伙計还能少得了拌个嘴？咱們算沒过去那回事，你还回来帮我干吧。”鉄矛越听越不耐烦，恼恨得牙齿咬得嘣嘣响。鉄矛一抬头直楞楞地說：“你有錢有势心腸狠，我人穷有志骨头硬。我宁肯給穷哥們白干活，也不給你老財挖一鍬土！”

李登英碰了一鼻子灰，鬼眼一翻，阴毒地笑了两声說：“好吧，不管怎么着，刘果村总是我李登英的天下，往后瞧吧，有你后悔的日子。”鉄矛望着走出窑去的老狐狸，恨不得咬他两口才解恨。他躺在草鋪上反来复去地想：难道地主就該在咱穷人头上拉屎拉尿？难道咱穷人就該被老財乖乖地踩在脚底下？不行！咱五尺大汉不是随人踩踏的螞蚁。三年血汗不能白流，哪怕破上一条命，非和地主算清这笔賬不可。鉄矛憋足了一股劲，找上地主大門要工錢。

可是李登英不但不給，还誣賴鉄矛詐財。鉄矛一听，心一橫，豁上了，他說：“李登英，你肩不扛鋤，手不沾犁，你那一百七八十亩地，从哪弄来的？还不是靠你乡里收，城里卖，大斗进，小斗出，欺、詐、拐、騙弄来的！你一家老小，春不种秋不收，你仓里咋会堆滿了粮食？你靠坑人发家，你靠刮长工吃飯，你一脸假仁假义，滿肚子男盜女娼！”鉄矛当面揭了

李登英的老底，惱得李登英一卷袖子，狂喊一聲說：

“給我打，打死這個劣小子我破上一份家業去料理官司！”李登英一聲喊叫，全家老小馬上一湧而上，把鐵矛圍在當中，拳打腳踢，狠命死打。鐵矛孤單一人，加上身體有病，被李家大小打得鮮血直流，倒在地上。這時，李登新抓過一把鐵鍬，照準鐵矛就要往下砍，幸亏窮哥們及時趕到，才算救下了鐵矛的生命。

鐵矛忍不下這口惡氣，跌跌撞撞跑到偽保長那里告狀。偽保長沒等鐵矛說完，就說：“財主花錢是雇的長工，長工長干，你不給財主干長，難怪財主不給錢。”鐵矛一聽，心里明白了：天下烏鴉一般黑，地主、保長是一路貨，在這一幫尋貨掌權的天底下，窮人是找不到一個說理的地方的。

鐵矛回到破窩里，養了幾天傷，傷勢稍一好轉，就想找點零活干。可是走到東家，東家說沒活干，走到西家，西家不招攬。鐵矛心里正納悶，只听李登新正扯起嗓子在罵街：“鐵矛這小子財迷了心，訛詐到老爺頭上來了。大伙都听着，誰要再給鐵矛行方便，莫怪老子不講情面！”鐵矛正想抓住李登新揍他一頓，李鴻玉一把抓住鐵矛，把他拖到家里對他說：“地主存心要把你往絕路上攆，居心想把你整死。你要凡事小心，提防李登英的毒手！”

鐵矛憋住一肚子窩火，剛回到破窩，冷不防幾個

国民党匪軍闖了进来，一个个贼眉鼠眼，到处乱瞅。鉄矛問了声：“你們有啥事？”一个匪軍凶狠地說：“派你的伙子！”鉄矛說：“你們找錯門了，我才当了伙子不几天，还輪不着我哩。”鉄矛話才說完，匪軍們立即皮鞭、枪托一齐打，边打边罵說：“怪不得李家財主說你难伺候，今天老子非要治治你不行！”鉄矛一听，心里想：啊，原来这也是李家財主設下的害人圈套。

李家財主明欺暗整，把鉄矛逼得实在走投无路了。鉄矛終于拿定了主意：好！你李登英要破上一份家业換我一条命，我宁可破上一条命，也不能任你随便摆布我，也不能怕了你！你想逼得我不能活，你也别指望过舒坦日子。

鉄矛想到这里，就暗暗准备了一把尖刀藏在身上，以备万一的时候，作为防身之用。

自从李家財主賴了鉄矛工錢以后，鉄矛到处說道李家財主的丑恶嘴脸，使得李家財主的名声更臭了。任凭李登英耍尽花招，就是沒有一个长工上門。李家財主为了这件事，恨透了李鉄矛，天天站在崖头上，对着鉄矛的窑洞罵大街。他們想把鉄矛激怒，两下一爭吵，好借机会把鉄矛害死。

一天傍晚，李家兄弟又站在崖头上罵开了：“穷小子，爷爷罵你呐，你敢吭一声，你爷就要了你的狗



命！”

铁矛一听，气得脑子都要炸开了。他三步两步跳上崖头，忿忿地问道：“你骂谁？”李登新横蛮地说：“我骂你李铁矛，怎么样！”说着，李登新就虚张声势地大喊大叫起来：“来人啊，铁矛打人啦！”李登新一边喊着，一边抽出早就藏在身后的镢头，照着铁矛当头打下去。但是由于狗财主杀人心切，心里慌张，镢头一偏，没有落到铁矛身上。李登新就又举起镢头向铁矛猛砸下来。这时候，铁矛连忙拔出尖刀迎上去，顿时，李登新就像一头死猪似的栽倒在崖头上了。李登英见兄弟两腿一挺丧了狗命，立即从身后紧紧抱住了铁矛，并大喊“来人哪，杀人啦！”这一喊，李家大小拿着棍、棒、锄、锹……朝着铁矛迎面劈来。铁矛眼看就要被他们围住打死，就用刀戳了一下李登英，然后乘机往崖下一纵，等李家大小赶到崖下时，早已不见了铁矛的踪影。李登英被戳了一下，抬回狼窝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狼狽为奸 赃官卖法

威武不屈 铁矛闹庭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官府衙门是地主老财的护身符。地主杀长工，不算什么；长工杀地主，这是

“翻天”。李登新兄弟俩死后，当地的伪乡保长，立即调动乡保丁，满山遍野搜捕李铁矛。后来，铁矛就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关进了瀋池大牢。

铁矛坐了监，急坏了村里的穷哥们。他们不能眼看着铁矛被反动官府任意迫害。大伙在受人敬重的李鸿玉的指点下，纷纷凑钱兑粮食，为营救铁矛忙个不停。

李家财主的大儿子，见村里穷苦农民齐心一致营救铁矛，就恶言恶语地放出风声说：“谁给铁矛撑腰，谁就是同谋造反，一块抵命！”李鸿玉一听，气炸了肺，他把胸脯拍得冬冬响，指着李家门楼大声说：“你仗势，我们凭理，咱穷汉不抱你富大腿。告诉你，大话吓不了人！咱穷哥们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你个小芝麻官！”

没隔几天，李鸿玉带着全村穷哥们的心意，进城探望铁矛兄弟，并对他说：“你不用怕，咱村穷人都给你撑腰。常言说，疯狗咬人，不能不打。他是要杀你，你才杀了他，他就是说到天边，咱也输不了理。”听了李鸿玉的话，铁矛激动地说：“大哥，你放心，我男子大汉，敢作敢当，他告到哪，我跟他去哪。反正在这个世道里，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不久，伪法院开庭了。县城里的穷苦群众，听说长工杀了地主，人心大快。开庭那天，县城内外的穷

苦群众，冲进县衙，把个伪法庭挤得密密层层。

审判一开始，李登英的大儿硬說鉄矛“詐財不遂，行凶杀人”。鉄矛一听，搶上反駁道：“李登英賴我三年工錢不給；还打得我渾身是伤；他仗势威胁四乡不得雇我干活，害得我死活无路；他騙我复工不成，又叫人抓我的伙；他怕我揭了他的老底，沒人給他当长工，他就想趁黑夜用鑊头打死我……大家評評理，是我詐財行凶，还是李家財主仗势欺人！”这时，旁听的人們議論紛紛，有的說“財主真是黑良心，把穷人欺負得实在活不下去了！”有的說“全家人打一个，人家还能不还手在那等死！”天下穷人心連心，虽然面不相識，可心里都同情鉄矛的遭遇。

伪法官見众人怒气冲冲，議論紛紛，赶紧开腔了。他不分青紅皂白，要判处鉄矛死刑。鉄矛毫无惧色，說：“只許李家財主賴我工錢，不許我要；只許財主打死穷人，就不許穷人还手，这是什么法律？”这时候，伪法官沉不住气了，他把眼一瞪，大声吼叫說：“你口口声声說李登英兄弟要打死你，何人証明？你說你是还手，人証何在？”伪法官話音才落，旁听席上立即跳出几个人大声喊道：“我們証明！”

“我們的見証！”原来是李鴻玉和刘果村的几个穷哥們挺身而出。这时，伪法官傻楞着眼，骨碌碌地翻了半天眼珠子就是张不了口，过了好一会，他才狠狠

地把桌子一拍說：“你們这些人証未經本法院同意，不合法！”李鴻玉和刘果村的劣哥們大声嚷道：“为什么非法？难道只有財主用錢收买的人証才合法？”旁听席上的群众也忿忿不平，大声抗議起来。伪法官見勢不妙，立刻把手一挥喊了一声：“時間已到，退庭！”就溜之大吉了。

过了两天，伪法警突然把鉄矛带进了伪法院后面的一个小屋里。伪法官滿臉秋霜的坐在上面，李家大儿子站在他旁边又是敬烟又是点火，一股洋洋得意的神气。原来，这是李家財主用錢买通伪法官过私堂啦！鉄矛一走进小屋，伪法官一拍桌子，大声喝道：

“李鉄矛，你藐視国法，无法无天，竟敢詐財不遂，行凶杀人，你承认不承认？”鉄矛一看这个場面，心里明白了一大半。他把头一昂，响亮地回答說：“我既沒有詐財，也不是行凶，是地主老財有意杀人……”

“住口！”伪法官不等鉄矛說完，就截住了他的話：

“好大胆，竟敢在本法官面前一味抵賴，来啊，給我打！”一声令下，馬上窜上来两个黑狗，手舞藤条，照着鉄矛渾身上下一頓毒打。鉄矛大声嚷道：“你們这些豺狼，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低头！”伪法官惱羞成怒，解开腰里皮带，朝鉄矛身上劈头盖脑地猛抽。刹時間，鉄矛的嘴和鼻子里鮮血直涌。他憤怒地喊道：“李家用錢能收买你这个狗法官，可是收不了我

的嘴。穷人骨头硬，打、杀，吓不了我们穷苦人！”

伪法官私堂逼供未能得逞，就在李家财主的收买下，匆匆忙忙把李铁矛判了死刑。

## 抱不平人心向真理

### 庆解放铁矛得新生

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李铁矛的非法判决，引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慨。街头巷尾，舆论哗然，愤怒的吼声，响遍全城。李鸿玉更是恼怒得一蹦老高，恨不得一拳砸烂伪法院。为了营救自己的穷兄弟，李鸿玉咬咬牙卖掉了几亩薄地，花了一大笔钱，又上告到伪洛阳高等地方法院。澠池县伪法院害怕群众的抗议呼声，不敢肆意杀害李铁矛，被迫于一九四七年年末，把铁矛解到了伪洛阳高等地方法院。

这时候，李家的狗崽子，又带了大批银钱，住进洛阳城，与监狱的狗警察拉关系拜把子，企图买通伪狱警，用毒药毒死李铁矛。

正当铁矛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平地一声春雷响，解放军打开了洛阳城。洛阳解放了，解放军打开牢门，砸断铁链，救出了许许多多被迫害的穷苦农民，铁矛也重见天日，得到新生。

铁矛回到刘果村，热泪纵横，激动地对穷哥们

說：“要不是你們撐腰，我挺不到共產黨來；要不是共產黨來，我也活不到今天。共產黨是我的再生父母、救命恩人！”

鐵矛回村後，積極地參加了革命工作。一九四九年他參加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他決心把自己的全身精力，獻給人民獻給黨，獻給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

（王 威插圖）

責任編輯：顧琴芳 責任校對：東 陽 李紋年 封面設計：王錦華

页数:54 出版日期:1965  
主题词:家史(地点: 中国)